

文化展示视角下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活化研究——以东莞南社古村为例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play: A Case Study of Nanshe Ancient Village, Dongguan

曾琪 武飞* 穆容冰

ZENG Qi, WU Fei*, MU Rongbing

基金项目: 广东科技学院公共健康与人居环境设计研究团队 (编号: GKJXXZ2024045)

摘要

在传统村落建筑遗产保护由物质修复向文化活化转型的背景下, 文化展示作为连接遗产空间与公众认知的重要媒介, 其组织方式与表达结构对遗产价值转译与活化实践的影响日益凸显。以东莞南社古村为例, 通过文化基因解析、行为观察与问卷调查, 从展示内容、展示方式和游览体验 3 个方面评估其遗产展示现状。研究发现, 南社古村存在文化基因配置失衡、展示文本解释不足、展示媒介形式单一、展示体验路径引导不足的问题。基于此, 提出以文化内容重组、展示媒介分层配置、游线引导与节点组织优化为核心的南社古村遗产活化路径, 以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展示的可读性、连续性和公众理解效果。

Abstract

As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shifts its focus from material repair to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displa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linking heritage space with public understanding. Taking Nanshe Ancient Village in Donggua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valuates its current heritage display in terms of display content, display mode and visitor experience through cultural gene analysis, behavioral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urrent display of Nanshe Ancient Village has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d cultural gene configuration, insufficient interpretation of display texts, monotonous display media, and weak route guidance in visitor experienc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vitalization path centered on cultural content reorganization, layered media configuration, route guidance, and node organization optimization, aiming to improve the legibility, continuity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display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文章亮点

1) 从文化基因识别、展示体系评估和游客体验反馈三方面, 构建传统村落遗产展示研究路径。2) 揭示内容失衡、媒介单一、空间错位对文化理解的影响。3) 提出以文化基因均衡重组为基础, 分层次、多媒介呈现文化内容, 优化游线节点叙事, 为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可迁移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传统村落; 遗产保护; 文化展示; 活化利用; 文化基因; 南社古村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Heritage conservation; Cultural display;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genes; Nanshe Ancient Village

收稿日期: 2025-12-23

修回日期: 2026-02-06

近年来, 传统村落建筑遗产保护逐渐由“物质实体保存”转向以“文化意义生产”为导向的综合路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有关世界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最新讨论指出,

遗产展示不应停留于信息说明, 而应通过叙事组织、公众参与和体验表达, 增进公众对遗产价值的理解^[1]。展示理论亦由“知识告知”发展为意义建构与叙事体验^[2], 并在数字媒

介推动下迈向沉浸式叙事与文化记忆共建^[3-5]。国家层面,《“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等政策文件亦明确提出加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阐释性展示,为传统村落展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现实背景。

传统村落并非单纯的建筑遗存,而是由空间形态、社会组织与生活实践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复合体。村落遗产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宗族制度、营造工艺和日常生活实践等方面,并在制度运行、环境利用、建造活动与空间使用的长期互动中形成和延续,最终通过聚落格局、建筑类型、街巷组织和行为活动得到表达^[6]。既有研究从宗族礼序^[7]、建筑符号等维度揭示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8-10],但多集中于文化价值阐释与类型归纳层面,较少探讨文化结构如何被系统转译为可阅读、可体验的展示体系。实践中,传统村落展示仍以静态标识与导览信息为主^[11],媒介表达单一、体验组织松散,导致文化结构难以有效进入公众认知过程,进而制约了传统村落遗产的深度活化。

在岭南地区,祠堂制度、水系格局、工匠技艺与街巷生活共同形成高度结构化的宗族型水乡文化景观,其文化价值更依赖多要素协同而非单体呈现。东莞南社古村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岸水网密集区,处于传统水乡聚落带与快速城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是岭南地区祠堂体系保存较完整、文化展示实践介入较早的典型宗族型水乡聚落。村内的祠堂、水系、传统民居与街巷体系仍延续原有空间结构。实际活化过程中,其展示内容长期聚焦于祠堂与宗族叙事,对生活、水系与技艺等要素的表达相对不足,呈现出典型的展示结构失衡问题。

本文以南社古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行为观察与问卷调查方法,识别其主要文化基因,并从展示内容、展示媒介和展示体验路径三方面评估现有遗产展示体系,分析文化展示在价值阐释与公众理解中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优化策略,为传统村落遗产展示体系完善与活化利用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本文以东莞南社古村为研究对象,综合现场踏勘、展示文本分析、行为观察、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对其遗产展示体系进行评估。研究资料主要包括南社古村遗产、展示牌与导览文本、游客游览行为记录及问卷调查数据。其中,展示文本用于分析展示内容与表达方式,行为观察用于识别游客游览路径和节点停留特征,问卷调查用于获取游客对路径可读性、节点层级性、展示媒介特征和文化理解程度的评价。研究按照“文化基础梳理-展示体系评估-游客体验与感知分析-潜在结构提取-活化路径提出”的逻辑展开。

首先,结合现场踏勘、图像记录和相关资料,梳理南社古村的祠堂、水系、传统民居、街巷空间和建筑装饰等遗产类型,并结合村落历史文化特征,将其文化基因归纳为礼序文化、水乡文化、工匠技艺文化和生活文化4类,作为展示内容分析的基础。

其次,开展展示体系分析。以村内具有明确展示功能的47个展示点为样本,收集展示牌、导览说明和现场固定解

说文本,对展示内容进行编码分析,重点考察文化基因覆盖、叙事关联和解释深度。在此基础上,从媒介配置、空间匹配度和叙事表达方式三方面分析展示方式,判断现有展示在内容组织、媒介表达和空间布置上的特征。

再次,开展游客体验与感知分析。通过现场行为观察记录游客游览路径、停留节点和空间使用情况,并采用问卷调查获取游客对路径可读性、节点层级性、文化理解度和展示媒介特征的评价。问卷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其中,描述性统计用于判断游客体验评价的基本特征,探索性因子分析用于提取展示体验相关变量的潜在结构。最后,结合展示内容结构、展示方式与媒介配置、游客体验与感知分析结果,归纳南社古村遗产展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文化理解提升、媒介配置优化和空间组织优化三方面提出活化路径与优化策略(图1)。

2 南社古村建筑遗产类型及文化基因识别

2.1 聚落格局与建筑遗产类型

南社古村现存建筑逾200座,包括祠堂群、传统民居、书院私塾、水系构筑与街巷空间等类型,形成以祠堂为核心、依托水系展开、由街巷组织并以院落为基本单元的聚落空间格局。祠堂建筑集中分布于聚落中轴及其邻近区域,通过门楼、仪门与正厅等空间单元形成连续轴线序列,是古村中体量较大、形制较为统一的建筑类型。水系构筑包括古井、水巷、水塘与沟渠,分布于祠堂区与居住区之间,与建筑、街巷空间交织形成依水布局的聚落形态。传统民居以青砖硬山顶、三间两廊式布局为主,沿街巷与水系两侧布置,构成聚落内部最为密集的建筑单元。街巷系统以古街为主轴,辅以多条鱼骨状巷道。巷道尺度较小、通达性较高,形成连续的步行空间网络,并与祠堂、水系及民居建筑相互衔接。整体来看,祠堂、水系、民居与街巷共同构成古村的基本空间要素体系,各类遗产在空间分布、形态特征与组织方式上相互配合,形成结构完整、类型清晰的传统聚落格局。

2.2 文化基因结构

古村文化结构并非分散的文化要素集合,而是由制度、生态、技艺与生活文化共同构成的嵌套式系统结构。基于文化景观理论^[12]、空间人类学^[13]与地方感理论^[14],南社文化基因可解析为礼序、水乡、工匠技艺与生活文化4个维度。礼序文化主要体现为宗族制度的空间化表达,南社古村通过祠堂体系、轴线序列与等级节点组织公共空间,使宗族礼制在聚落格局中转化为可识别的空间秩序。水乡文化表现为水系对聚落的塑形作用,古井、水巷与水塘不仅承担着日常水源供给的功能,更构成了南社古村依水而居的聚落格局,反映其生产方式、生态智慧与生活节律。工匠技艺文化主要体现在祠堂和民居的灰塑、木雕、砖雕等装饰构件中。这些构件不仅呈现了地方营造技艺,也通过题材、纹样和构图表达审美取向与文化寓意。生活文化体现在街巷网络、院落体系与灰空间的日常使用方式中,鱼骨巷道、巷口节点构成文化

肌理,使生活节奏与社会关系深度嵌入空间形态。总体来看,礼序、水乡、工匠技艺与生活文化分别依托祠堂体系、水系格局、装饰构件和街巷院落等空间载体展开,并在聚落格局、建筑形态和日常使用中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南社古村的文化内涵。

3 南社古村文化展示体系分析

3.1 展示内容结构分析

为针对性地分析南社古村展示内容结构,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展示点作为研究对象。展示点是古村范围内承担明确文化解释或信息传达功能的空间节点。其判定标准不以空间类型为依据,而以是否设置展示牌、解说文本或导览说明,能否在游客参观过程中提供文化信息为依据。研究结合现场踏勘情况与导览资料,对具备展示属性的节点进行梳理,依据功能属性进行筛选,将内容高度重复、属性不明确或仅作为通行附属空间的节点合并或剔除,最终确定 47 个具有明确展示属性的展示点,作为展示内容结构分析的基本样本(图 2)。这些展示点在空间类型上涵盖祠堂建筑、水系节点、传统民居与街巷公共空间,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南社古村现有文化展示的整体构成。

确定 47 个具有明确展示功能的展示点后,以展示牌文

字、导览说明和现场固定解说文本为分析材料,对展示文本进行编码。结合遗产阐释研究关于公众理解、体验参与和价值传播的相关讨论^[1],编码规则从文化基因覆盖、叙事关联和解释深度 3 个维度展开,分别考察展示内容“呈现了哪些文化要素”“是否形成节点之间的叙事联系”及“解释达到何种层次”。

文化基因覆盖用于判断展示文本涉及的文化内容类型,依据南社古村历史文化特征,展示内容划分为礼序文化(G1)、水乡文化(G2)、工匠技艺文化(G3)与生活文化(G4)四类,分别对应宗族制度及其空间化表达、聚落生成与水系利用、建筑营造与装饰工艺、街巷日常与生活方式。为保证统计口径一致,研究按照展示点所呈现的主导文化信息进行归类编码。若某一展示点同时涉及多类文化内容,则依据其展示文本的主题重点、信息篇幅和空间指向确定主导文化基因类型。每个展示点归入一类主导文化基因,据此统计不同文化基因在 47 个展示点中的覆盖结构。叙事关联用于判断展示点是否与其他节点、游览路径或村落整体文化主题建立明确联系,若某一展示点仅承担单体建筑或单一空间的信息说明,未体现与周边空间、相关人物事件或村落文化主题之间的联系,则判定为未形成叙事关联;若该展示点能够通过文字说明、导览关系或空间组织,与祠堂体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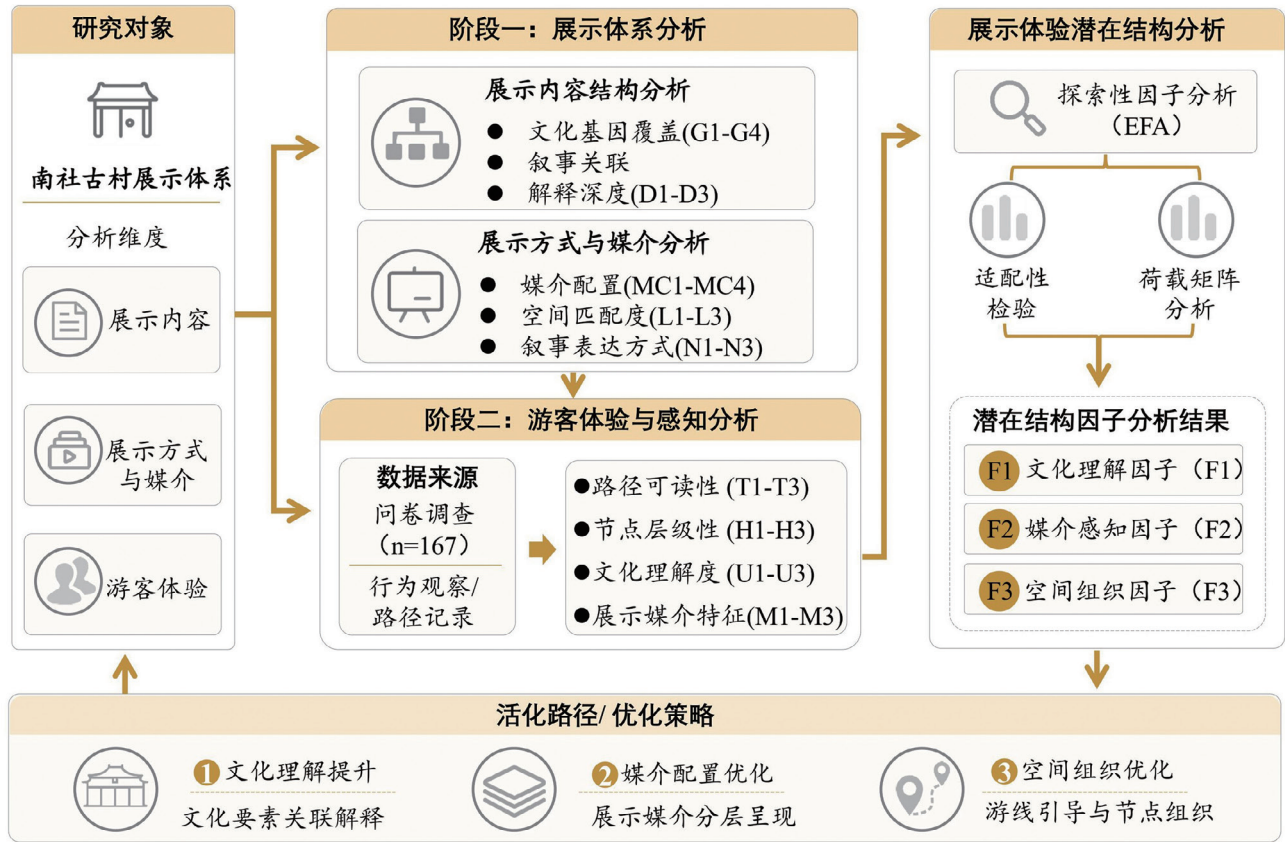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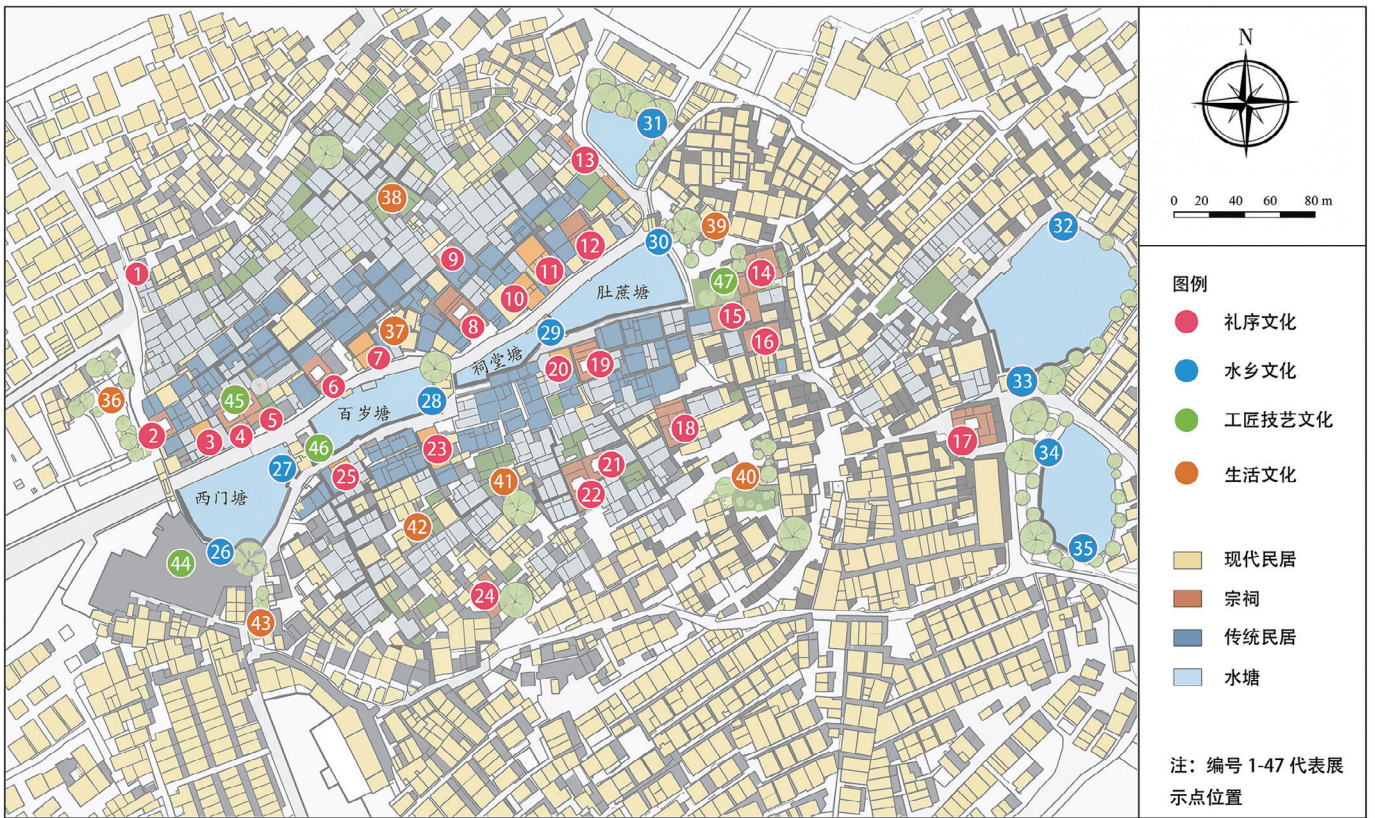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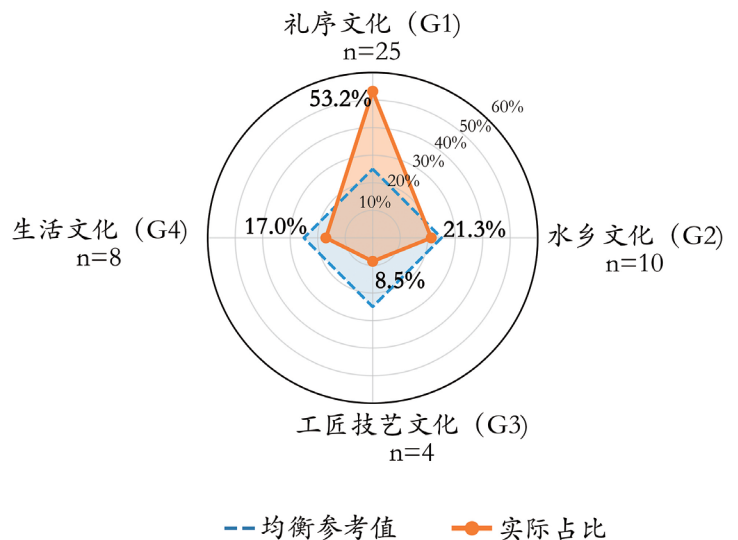
图 2 展示点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splay points

系格局、街巷生活、工艺传承等内容形成联系，则判定为具有叙事关联。解释深度用于判断展示文本对文化信息的阐释层次，划分为事实描述型（D1）、空间解释型（D2）和文化解读型（D3）。其中，D1 主要说明名称、年代、形制和功能，D2 进一步说明展示对象与聚落格局、街巷组织或水系环境的关系，D3 则解释其背后的宗族制度、生态智慧、工艺观念或生活方式。上述编码均基于展示文本逐点比对完成，并据此对南社古村展示内容结构进行统计分析。

编码统计分析显示：在文化基因覆盖方面（图 3），礼序文化（G1）对应的展示点数量最多，占比为 53.2%，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水乡文化（G2）、工匠技艺文化（G3）和生活文化（G4）对应展示点数量相对较少，说明现有展示内容主要集中于宗族祠堂的礼序空间，对水系、工匠技艺和日常生活类内容的呈现相对有限。

在叙事关联方面，47 个展示点中仅 8 个形成明确叙事关联，占 17.0%；其余 39 个展示点以单体信息说明为主，占 83.0%。这表明关联的展示点数量较少，多数展示点仍以单体信息说明为主。祠堂类展示点多停留于建筑年代、形制和宗族人物介绍，较少联系古街轴线与周边公共空间；水系类展示点多停留于功能介绍，较少联系聚落格局和居民生活；民居类展示点对工匠技艺、家庭结构和日常生活涉及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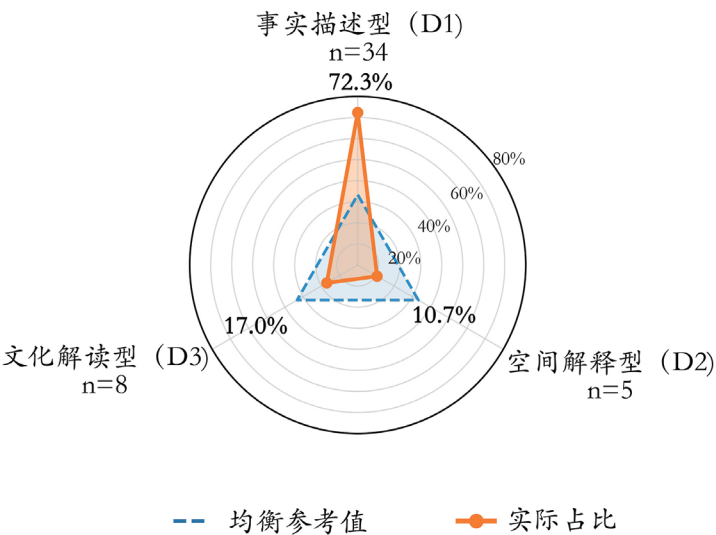


注：均衡参考值为 25.0%，仅用于识别四类文化基因覆盖度的结构偏离。

图 3 南社古村展示内容的文化基因覆盖度

Fig.3 Cultural gene coverage of display content in Nanshe Ancient Village

在解释深度方面（图4），47个展示点中，事实描述型（D1）为34个，占72.3%；空间解释型（D2）为5个，文化解读型（D3）为8个。这表明现有展示文本主要停留在名称、年代、形制和功能介绍层面，对宗族制度、水系环境、工艺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内容的深入阐释不足，难以支撑游客对村落文化关系的连续理解。祠堂类展示点侧重建筑年



注：均衡参考值为33.3%，仅用于识别三类解释深度的结构偏离。

图4 南社古村展示内容的解释深度
Fig.4 Interpretive depth of display content in Nanshe Ancient Village

代、形制与构成说明，较少延伸至宗族制度与礼制逻辑；水系类集中于功能介绍，对生态智慧与生活方式的阐释不足；民居类较少涉及生活行为与社会关系层面的解释。

3.2 展示方式与媒介分析

为识别南社古村展示方式的组织特征，在47个展示点样本基础上，参照郭璇^[15]对文化遗产展示中“阐释信息、实体可达性与阐释设施”等展示要素的划分，并结合Liu Ying^[16]对文化遗产地数字阐释与展示游客体验评价的研究思路，从媒介配置、空间匹配度与叙事表达方式3个维度进行编码分析（图5）。媒介配置用于判断文化信息通过何种形式传递，分为固定式图文牌（MC1）、实体模型展示（MC2）、数字媒介（MC3）与互动媒介（MC4）；空间匹配度用于判断展示点与游客游览路径之间的适配关系，依据展示点在游客行为路径中的位置进行判定，分为高频路径（L1）、中频路径（L2）与低频路径（L3）；叙事表达方式用于判断展示内容是否由事实说明进一步转向文化关系和意义阐释，依据展示文本的表达层次分为事实陈述型（N1）、解释说明型（N2）与叙事表达型（N3）。

统计结果显示：在媒介配置方面，47个展示点中固定式图文牌为37个，占78.7%；实体模型展示与数字媒介合计为3个，占6.4%，这说明现有展示仍以文字和图片说明为主，实体模型、影像和互动装置等媒介使用较少。在空间匹配度方面，与游客高频活动路径重合的展示点为9个，占19.1%；位于低频路径的展示点为24个，占51.1%。部分水系节点和民居内部展示点受空间可达性与游线组织影响，在实际参观过程中不易被游客感知。在叙事表达方式方面，事实陈述型（N1）展示点为34个，占72.3%；解释说明型（N2）为9个，占19.2%；叙事表达型（N3）为4个，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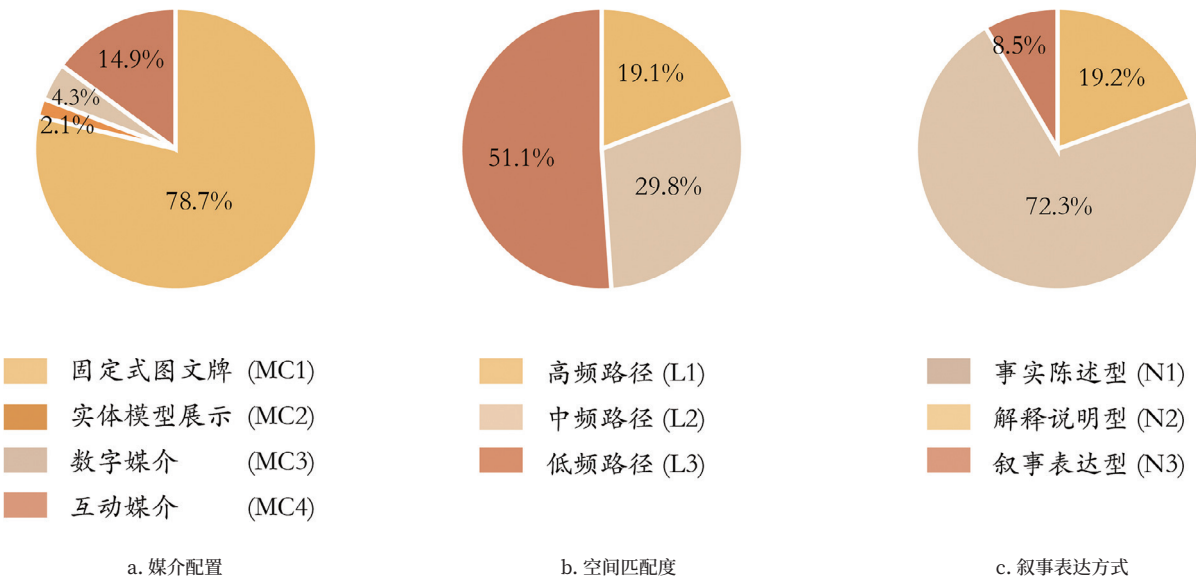


图5 南社古村展示方式与媒介分析
Fig.5 Display methods and media in Nanshe Ancient Village

8.5%。这表明多数文本侧重回答“是什么”，对“为何如此”与“意义何在”的解释相对有限。

3.3 展示体验路径分析

为识别南社古村文化展示体验的整体特征，以游客问卷调查为主要依据，并结合现场行为观察与简短访谈进行验证。问卷设计参照了 National Lottery Heritage Fund（英国国家彩票遗产基金）在遗产阐释实践中关于公众理解、媒介工具、游客体验与测试反馈的内容^[17]，并参考了历史景观寻路研究中对路径识别、空间可达性及地标感知的讨论^[18]。在此基础上，结合南社古村展示点分布和游客行为观察结果，将问卷划分为参观路径可读性（T1~T3）、节点层级性（H1~H3）、文化理解度（U1~U3）和展示媒介特征（M1~M3）4个维度（表1）。问卷于2025年10月1日至10月7日在南社古村现场发放，调查对象为普通游客，采用随机发放、即时填写方式实施。各题项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剔除无效样本后，共获得167份有效问卷。

统计结果显示：在参观路径可读性方面，游客主要沿“入口-大宗祠-古街”一线活动，该路径上的游客占73.5%；进入巷道与水巷等支线空间的游客仅占14.2%，说明实际游览呈现主线集聚、支线到达不足的特征。游客对路径可读性的评价偏低，路径识别度（T1）、路径清晰性（T2）与关键点可达性（T3）的均值分别为2.58、2.43与2.69，均低于3.0的中性值，且标准差较大，表明游客在游戏方向判断、路径转换和关键节点到达方面均存在一定困难。进一步调查

显示，仅23.7%的游客认为参观路径清晰，62.0%的游客表示参观过程中需要自行摸索路线，说明游客活动虽集中于主路径，但现有路径提示和游戏组织仍不足以有效引导游客进入更完整的村落空间。

在节点层级性方面，现有展示点数量较多，但主次关系不够清晰。47个展示点中，仅3个展示点具有较高识别度，占6.4%；其余93.6%的展示点承担一般信息说明功能。主节点识别度（H1）、次节点层级感（H2）和节点结构有序性（H3）的均值分别为2.71、2.49和2.63，均低于3.0的中性值，说明游客对展示节点主次关系和空间组织秩序的感知较弱。访谈中也有游客提到“说明牌数量较多但缺乏重点”，反映出现有展示点在空间布局和信息呈现上尚未形成明确层级，难以引导游客快速识别核心内容。

在文化理解度方面，游客对表层文化信息有一定了解，但对其背后的空间逻辑和文化内涵理解不足。文化意义理解（U1）均值为3.02，接近3.0的中性值；空间逻辑理解（U2）和文化要素关联性（U3）的均值分别为2.83和2.76，均低于中性值。结合访谈反馈，部分游客能够描述祠堂、水塘、雕刻等直观对象，但较难理解其背后的宗族制度、礼制秩序、水系利用方式、聚落生活、工艺传承历史等内容，说明现有展示对深层文化内涵的解释仍不足。

在展示媒介特征方面，游客对现有展示媒介的评价整体偏低。展示媒介多样性（M1）、展示互动性（M2）和媒介匹配度（M3）的均值分别为2.94、2.61和2.88，均未达到3.0的中性值。其中，展示互动性得分最低，说明游客对现有展示方式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评价不高；媒介多样性和媒介匹配度虽接近中性值，但仍反映出展示媒介类型较为有限，且与不同空间节点和文化内容的适配程度有待提高。结合现场观察，南社古村展示仍以静态图文说明为主，模型、影像、语音导览和互动媒介使用较少，难以充分支撑游客对村落文化内容的持续理解。

3.4 展示体验潜在结构分析

描述性统计表明，路径引导不清、节点主次不明、媒介参与性不足和文化理解不连续等问题并非孤立出现，而可能共同影响游客对村落文化的整体认知。为进一步识别这些展示体验变量背后的潜在结构，研究对展示体验变量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提炼影响展示体验的主要潜在因素，以归纳游客展示体验的主要构成维度，并为后续展示体系优化提供依据。

在对展示体验变量进行潜在因子提取前，首先进行数据适配性检验。检验对象为路径可读性（T1~T3）、节点层级性（H1~H3）、文化理解度（U1~U3）和展示媒介特征（M1~M3）共12个观测变量。结果显示，KMO值为0.812，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 $\chi^2=612.37$, $P<0.001$ ），说明12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数据适合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共提取3个潜在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7.3%（表2），表明3个潜在因子能够较好地概括展示体验变量的主要结构信息。

表1 南社古村展示体验问卷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key indicators of the display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for Nanshe Ancient Villag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路径可读性（T类）	路径识别度 T1	2.58	0.93
	路径清晰性 T2	2.43	0.97
	关键点可达性 T3	2.69	0.89
节点层级性（H类）	主节点识别度 H1	2.71	0.90
	次节点层级感 H2	2.49	0.95
	节点结构有序性 H3	2.63	0.88
文化理解度（U类）	文化意义理解 U1	3.02	0.88
	空间逻辑理解 U2	2.83	0.91
	文化要素关联性 U3	2.76	0.94
展示媒介特征（M类）	展示媒体多样性 M1	2.94	0.86
	展示互动性 M2	2.61	0.92
	媒介匹配度 M3	2.88	0.84

注：五级李克特量表的中性阈值为3.0。

为提高因子结构的可解释性，明确各展示体验变量与潜在因子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展示体验因子载荷矩阵进行 Varimax 正交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图 6），各变量在相应因子上的主负荷较为集中，未见明显交叉负荷，说明因子结构具有较好的可解释性。

具体来看，F1 文化理解因子以文化意义理解（U1）、空间逻辑理解（U2）和文化要素关联性（U3）为主负荷变量，主负荷均不低于 0.75，说明该因子主要反映游客对村落文化内涵、空间关系和要素关联的整体理解。F2 媒介感知因子以展示媒介多样性（M1）、展示互动性（M2）和媒介匹配度（M3）为主负荷变量，主负荷均不低于 0.74，说明该因子主要反映游客对展示媒介类型、互动程度和空间适配性的感知。F3 空间组织因子以路径识别度（T1）、路径清晰性（T2）、关键点可达性（T3）及节点层级性指标（H1~H3）为主负荷变量，主负荷均不低于 0.66，表明在游客体验中，路径引导与节点主次并非 2 个独立系统，而是共同决定展示叙事是否能够在空间中顺序展开。

4 文化展示视角下的南社古村活化路径

4.1 文化内容重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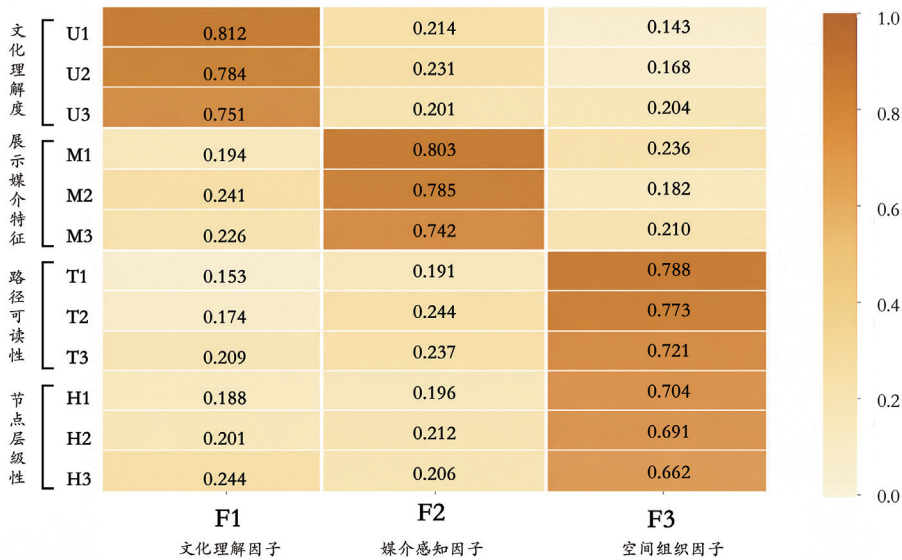
文化意义理解、空间逻辑理解和文化要素关联性共同构成文化理解因子，说明游客对村落文化的理解不仅取决于单个文化信息，也与其对空间关系和文化要素关联的把握有关。从展示内容编码结果来看，南社古村礼序文化占据较大比重，生活、水乡与工匠技艺文化呈现相对不足，使村落文化容易被理解为以祠堂和宗族制度为主的单一叙事。同时，展示文本多局限于事实性说明，对空间关系与文化内涵的解释不够充分，导致展示信息难以转化为整体性的文化理解。因此，展示内容优化不宜停留于单纯增加要素，而应围绕礼序、水乡、工匠技艺、生活 4 类文化基因完善内容组织逻辑（图 7）。其中，礼序文化应由单一展示重点转向文化理解的组织线

表 2 展示体验潜在因素的特征值与方差解释率

Tab.2 Eigenvalues and variance explained of latent factors in display experience

因子编号	因子名称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F1	文化理解因子	2.05	22.8	22.8
F2	媒介感知因子	1.93	21.4	44.2
F3	空间组织因子	2.08	23.1	67.3

注：共提取3类潜在因子，累计解释率达67.3%。



注：数值为各变量在3个潜在因子上的旋转载荷，主负荷变量载荷均不低于0.60，未见明显交叉负荷。

图 6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Fig.6 Rotated factor loading mat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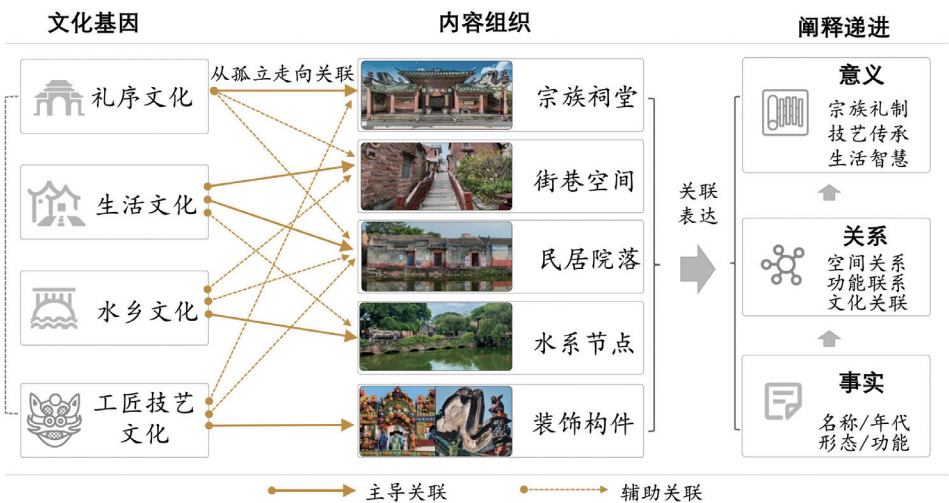


图 7 南社古村遗产展示内容组织逻辑

Fig.7 Content organization logic for heritage display in Nanshe Ancient Village

索, 水乡、技艺和生活文化则应与祠堂体系、街巷空间、民居院落和水系节点形成关联。在此基础上, 可引入“事实-关系-意义”的递进式表达方式, 使展示文本由名称、年代、形制等基础说明, 进一步延伸至空间关系解释和文化内涵阐释。同时, 通过参观路径将不同文化基因对应到具体空间节点, 形成连续的叙事链条, 提升展示的整体连贯性、空间可读性与文化可解释性。

4.2 展示媒介分层配置

展示媒介多样性、展示互动性和媒介匹配度共同构成媒介感知因子, 说明游客对展示信息的接受不仅取决于展示内容本身, 也与媒介类型、互动方式及其与空间节点的适配程度有关。从展示方式编码和问卷结果来看, 南社古村现有展示仍以静态图文说明为主, 模型、影像和互动媒介使用较少, 部分展示点的媒介设置与游客实际游览路径之间存在一定错位, 影响文化信息的有效传达。因此, 展示方式优化不宜简单增加媒介数量, 而应根据不同空间节点和文化内容进行分层配置(图8)。在入口、主轴空间、大宗祠、古街核心段等核心展示节点, 可通过总览图、导览图和主题说明, 帮助游客建立对村落格局和文化主题的基本认识; 在祠堂、水系、街巷和民居等主要展示节点, 可结合示意图、结构分解图、历史图片和语音讲解, 强化对宗族制度、空间关系和

文化内涵的说明; 在院落、灰空间、巷口、构件、可停留空间等补充展示节点, 可适当引入模型、影像或互动展示媒介, 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情境体验。通过不同媒介在不同空间中的合理配置, 展示方式由以静态图文为主的单一传达形式, 转向分层次、多媒介的表达方式, 可提高文化信息传达的清晰度和适配性。

4.3 完善游线引导与节点组织

路径识别度、路径清晰性、关键点可达性与节点层级性共同构成空间组织因子, 说明游线清晰度、关键点可达性和节点主次组织共同影响游客对村落文化的连续理解。结合行为观察与问卷结果看, 南社古村游客活动主要集中于“入口-大宗祠-古街”一线, 巷道、水巷和民居等支线空间到达不足; 同时, 展示点数量较多但层级不清, 关键节点的识别度和引导作用仍然有限, 导致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容易获得零散印象, 难以形成连续的文化理解。因此, 展示体验优化应以连续游线组织为重点, 通过主线、次线和支线串联不同展示节点, 提升游客参观过程的连贯性(图9)。在游线规划上, 可依据村落空间肌理和文化主题设置主线、次线和支线路径: 主线串联入口、大宗祠、古街等核心展示节点, 承担总体认知和礼序文化展示功能; 次线连接水塘、民居、街巷空间等主要展示节点, 补充展示水乡环境与生活文化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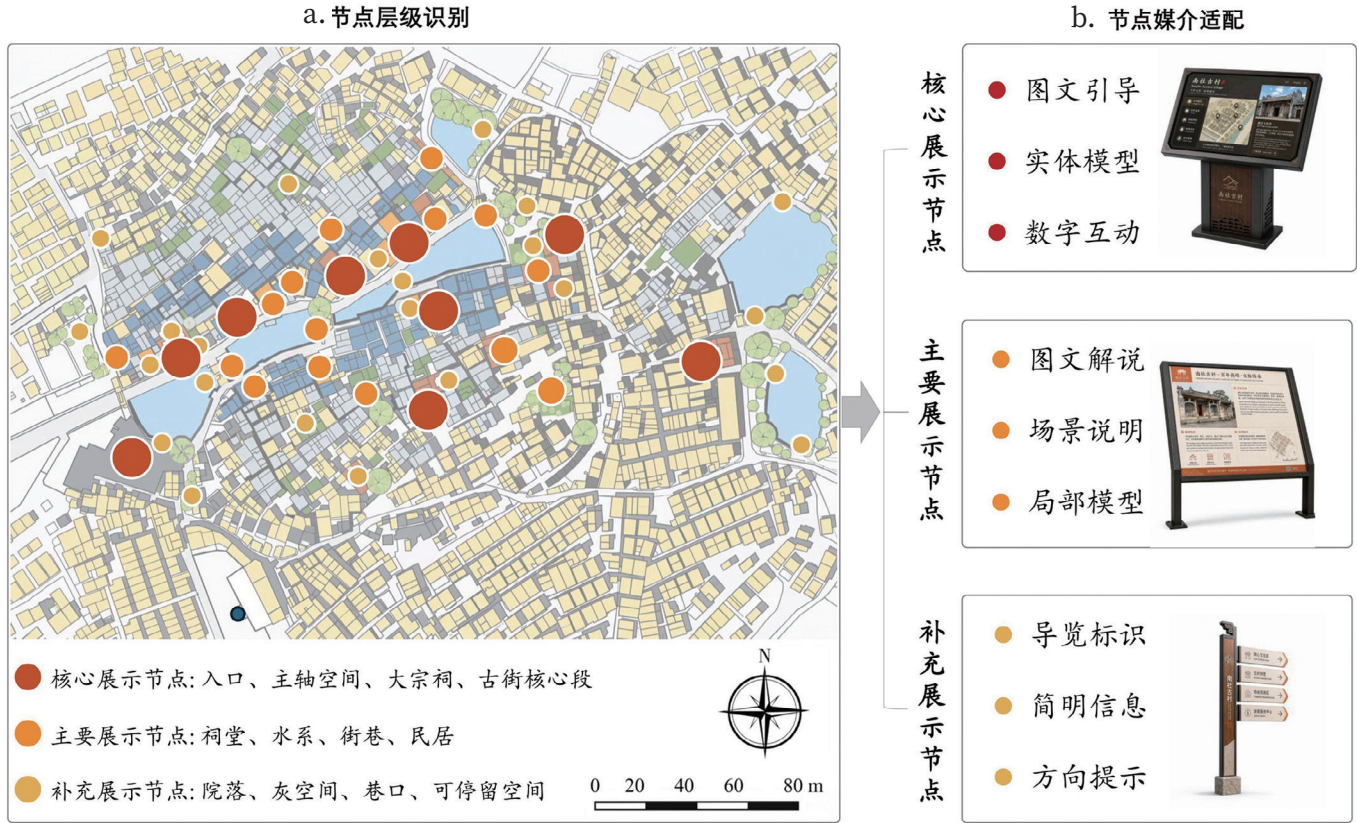


图8 南社古村展示节点层级与媒介配置

Fig.8 Layered media configuration logic for heritage display in Nanshe Ancient Vill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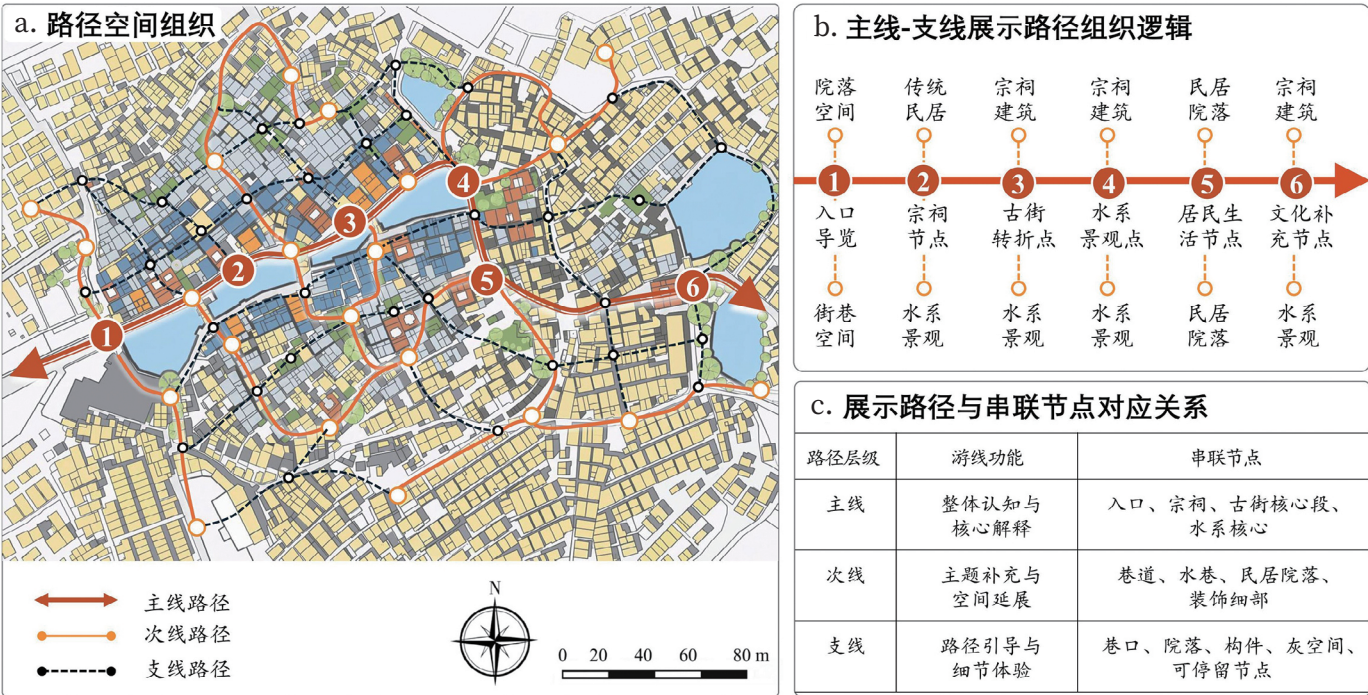


图9 南社古村展示路径组织逻辑

Fig.9 Display route organization logic in Nanshe Ancient Village

容；支线则引导游客进入构件、巷口、院落等补充展示节点，强化工匠技艺和日常生活细节的体验。通过游线与节点的有序组织，游客体验方式由零散游览转向连续参观，可增进游客对南社古村空间结构和文化内容的整体理解。

5 结语

本文以岭南宗族型水乡聚落南社古村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展示视角切入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活化问题，围绕展示内容结构、展示方式与媒介配置、游客体验与感知展开分析。研究认为，南社古村遗产展示的关键问题在于文化要素的展示转译不足，未能将由礼序、水乡、工匠技艺和生活文化共同构成的村落文化结构有效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展示内容；游客文化理解不足也并非单一的文本解释问题，而是展示内容覆盖不均、媒介配置单一、空间组织不清等问题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南社古村遗产活化应由单点式信息展示转向关系化展示组织，通过文化要素关联解释、展示媒介分层配置和游线节点有序组织，推动遗产价值由静态呈现转向连续体验与深层理解。

研究突破了传统村落遗产“展示即说明”的认知范式，将遗产文化展示理解为文化要素转译、媒介表达与游客体验共同作用的过程，构建了以文化基因识别、展示内容编码、展示方式评估和游客体验分析为核心的结构化分析路径，揭示了展示内容覆盖不均、媒介配置单一、空间组织不清与游客文化理解不足之间的关联，为传统村落遗产公众理解导向

的展示组织研究提供了案例参考。但研究主要关注现场展示与游客即时体验，对长期体验、社区参与和情感反馈的讨论相对有限。未来研究可通过多案例比较、居民访谈与数字叙事方法，进一步探索传统村落文化展示与遗产活化在多元空间语境中的表达路径。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摄自绘。

参考文献：

[1]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are not just places— they are stories[EB/OL]. (2025-09-04) [2025-12-23].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world-heritage-sites-are-not-just-places-they-are-stories>.

[2]NIKULINA O, VAN RIEL A C R, LEMMINK J G A M, et al. Narrate, act, and resonate to tell a visual stor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how images transport viewers[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24, 53 (4): 605-625.

[3]CHAN C S, SHEK K F, LU Y, et al. Narratives come alive: enhancing cultural heritage experiences through sensorial narrative-based guiding tours[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25 (1) : 1-21.

[4]BORSOTTI M, MASON M. Immersive Narratives and Memories: The Design of Digital-Enhanced Visitor Experience[J]. PAD: Pages on Arts and Design, 2023, 16 (24) : 63-89.

[5]LIN C, XIA G, NICKPOUR F, et al. A review of emotional design in extended reali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e heritage[J]. npj Heritage Science, 2025, 13 (1) : 86.

- [6] 周敏, 王勇, 李广斌. 从自治到共治: 制度变迁视角下苏州传统村落空间治理逻辑 [J]. 人文地理, 2024, 39 (5) : 72-82.
- [7] 陈晓华, 魏微. 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化特征、机制与更新引导策略——以黄山市唐模村为例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4, 41 (6) : 685-696.
- [8] 段文君, 段德罡, 吴胜文.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碗窑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历史街区调研 [J]. 城市规划, 2025, 49 (11) : 119-120.
- [9] 陈艳梅. 粤西北雷州地区建筑元素数字化转译与应用 [J]. 建筑科学, 2023, 39 (7) : 196-198.
- [10] 谢晓亮, 谢涤湘. 近 20 年广东省传统村落研究进展 [J]. 广东园林, 2023, 45 (3) : 2-8.
- [11] 李雪, 李伯华, 窦银娣, 等.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 [J]. 人文地理, 2022, 37 (2) : 13-22, 111.
- [12] VAN EETVELDE V, AAGAARD CHRISTENSEN A. Theories in landscape ecology. An overview of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merging spatial, ecological and social logics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landscapes[J]. Landscape Ecology, 2023, 38 (12) : 4033-4064.
- [13] ROBERTS L. Mapping cultures: A spatial anthropology[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2: 1-25.
- [14] QAZIMI S. Sense of place and place ident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4, 1 (1) : 306.
- [15] 郭璇. 文化遗产展示的理念与方法初探 [J]. 建筑学报, 2009 (9) : 69-73.
- [16] LIU Y. Evaluating visitor experience of digital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technologies at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the old town, Zuoying[J]. Built Heritage, 2020, 4: 14.
- [17] National Lottery Heritage Fund. Interpretation good practice guidance[EB/OL]. (2024-01-29) [2025-12-23]. <https://www.heritagefund.org.uk/funding/good-practice-guidance/interpretation>.
- [18] ÇELİK E, YILDIRIM O C. Wayfinding in 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s: unraveling the spatial-behavioral dynamics in Eskişehir's Odunpazarı[J/OL]. 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 (2025-04-14) [2025-12-23]. <https://doi.org/10.1080/13467581.2025.2490298>.

作者简介:

曾琪/1990 年生/女/广东深圳人/硕士/广东科技学院创意设计学院 (东莞 523083) / 讲师 / 研究方向为环境感知、文化遗产保护

武飞 (* 通信作者) /1992 年生/男/广东深圳人/博士/澳门城市大学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澳门 999078) / 研究方向为都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 /E-mail: feiwu_sz@126.com

穆容冰/1994 年生/女/广东深圳人/硕士/广东科技学院创意设计学院 (东莞 523083) / 讲师 / 研究方向为遗产空间活化